輸出價值觀？

言止善

講到輸出，很多人都會想到商品出口。帶動中國GTP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出口和內需）出口的比例畸重，中國便被人稱爲了「世界工廠」。當世界性金融風暴到來之際，我們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進而引起就業困難的連鎖反應，所以，出口太多和太少都不是好事。

近日，輸出這兩個字又再次被人們關注。因爲有一位西方國家的首腦放出了一句話：「一個不能輸出價值觀的國家算不得一個眞正的大國。」再看看這位首腦上任以來的特立獨行的動作，還眞大有爲輸出價值觀做一番廣告的意思。

中國外交學院前院長吳建民持相反的觀點：「我不喜歡輸出價值觀的提法，中國人的傳統裡沒有這個觀念，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在中國的觀念裡，不同的理念是可以共處的。」他還認爲中國的觀念代表了「中國的軟實力。軟實力的前提是人家認識到你是好的，意識到你的文明是有用的。伴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世界上學習中文的人數在迅速增加。所以中國人不要學西方輸出價值觀，要讓人家覺得我們文明是個好東西。正所謂潤物細無聲，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其實，對於兩種觀點的對立，學者錢穆早有預言。他指出「西方人看歷史，常偏向於『空間』的與『權力』的『向外伸展』；中國人看歷史常偏向於『時間』的『生長』的『自我綿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與『非我』兩個對立。中國人的看法，只有自我一體渾然存在。雙方歷史形態之不同，以及雙方對於歷史觀念之不同，其後面便透露出雙方文化意識之不同。」對於吳建民所說的「潤物細無聲」的中國文明，錢穆早將其總結爲一種「和平文化」。這種文化「決不是一種漫無目的，又漫無底止的富強追求，即所謂權力意志與向外征服；又不是一種醉生夢死，偷安姑息，無文化理想的雞豕生活；也不是消極悲觀，夢想天國，脫離現實的宗教生活。中國人理想的和平文化，實在是一種『富有哲理的人生之享受』。」我們重溫錢穆半個世紀之前的這種分析，定會感到它是多麼中肯和親切。

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上，輸出和輸入一定同時存在。我們沒有輸出價值觀的打算，卻應對輸入的東西取審慎態度。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是一個連小學生都會喊的口號。那種把口號當信條，按信條來生活的方式的確讓我們吃了不少苦頭。市場經濟的觀念也是輸入的，如今人們普遍認爲它是一個好東西。學者吳敬璉當年曾爲引進市場經濟大聲吶喊（人稱他爲「吳市場」）。此刻，他又提醒大家：「建立市場經濟並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現實迫使我們思考：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好壞之分？」這一問，問得多麼好——只要有輸入，這類思考題總會伴隨着現實而長久有效。

來自韓國的新年祝福

郭克秀

人生在線

那一年，剛畢業的我在內地某市政府招待所開辦的商場裡當售貨員。一天，商場裡來了幾名韓國女學生，當時翻譯不在，比劃半天我也沒弄明白她們想買什麼。

後來，一個女孩子說起了英語，描述半天我才明白她們想買電話卡。把電話卡給她們，她們就匆忙回房間了。過了一會，一個女學生急匆匆的拿着電話卡回來了，她用英語單詞向我描述，還用手比劃着，原來是電話打不通。電話卡是通用的，可以撥打國際長途，打不通肯定是方法不對。我示意她別着急，我來幫助她。依稀記得筆記本的扉頁上有各國家電話代碼，我找來筆記本，記下韓國代碼，然後隨女孩去了客房。

我從沒撥打過國際長途，能不能打通我自己心裡也沒譜，當時就想試試也許會成功。直接輸入韓國代碼加女孩提供的號碼，卻撥不通。我又一次告訴那女孩，別急，我一定會幫她想出辦法。從房間裡出來以後，我拿着自己的電話卡，來到IC電話旁，一遍遍的試驗。我突發奇想：有的電話要加撥「0」，這樣會不會成功呢？誰知我撥的時候，手一哆嗦重複按了一個「0」，沒想到卻撥通了。

我興奮的來到客房，幫女孩撥通了電話，看女孩高興地和家人通話後，我悄悄退出了房間。後來，女孩到商場裡來向我深深的鞠了一躬。

後來，我將這件事慢慢的淡忘了。年底的時候，郵遞員送來一個包裹，裡面是一封信和兩本書。信是用韓文寫的，但下面又標註了中文。女孩在信裡告訴我，那次受邀到中國講課，家中的媽媽卧病在床，她怕媽媽擔憂，想電話向媽媽報平安，結果由此認識了熱情的我。她說她知道馬上就是中國的春節了，選在此時給我寫信，就想藉此向我祝福新年快樂。

一個小小的舉動，卻感動了一個異國女孩，確實是我始料不及的。看着那些充滿溫馨的祝福文字，我的心裡也一點點被幸福暖暖的塡滿。

牛年雙春趣話

許揚

繽紛華夏

立春，既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也是重要的傳統民俗節日，清朝以前的數千年間一直有隆重的禮儀活動。古昔立春「打春牛」、「吃春餅」等習俗，一直延續至今。而牛年包含兩個立春，因此備受關注。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就進入農曆己丑年，也就是俗稱的「牛年」，有趣的是，對於「雙春」牛年是否適合結婚，坊間議論紛紛。有人認爲，立春有一年之始及開枝散葉的象徵意義，牛年「兩頭春」，「牛氣沖天」更吉祥，「雙春」牛年是十分難得的結婚好年份。但也有人認爲，「春」太多寓意着愛情不穩定，兩次「立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第二春」。對此，有民俗學家指出，無論「兩頭春」、「無春」和「單春」都只是正常的曆法周期演變，與凶吉禍福、婚喪嫁娶無關，不存在吉利與否的說法。

一年之計在於春。立春在古代曾經是十分隆重的民俗節日。據文獻記載，早在周朝就有了迎接「立春」的隆重儀式：立春前三日，天子開始齋戒，到了立春日，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到東方八里之郊迎春，祈求豐收。回來之後，要賞賜群臣，施惠於民。這種活動後來逐漸發展成爲全民迎春活動。漢代時的春節並不是指正月的年節，而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一個節氣——立春，稱爲立春節或春節。

民間老百姓在立春之日要喝春酒、吃春餅、打春牛。中國許多地方至今還有「咬春」的習俗，「咬春」既指吃春餅，也指吃生蘿蔔消食防病。

立春吃春餅，可以追溯到唐代。唐《四時寶鏡》記載：「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所謂春餅，又叫荷葉餅，其實是一種燙麵薄餅，用兩小塊水麵，中間抹油，弄成薄餅，烙熟後可揭成兩張，用來捲菜吃的。所捲的餡料，可以根據各人口味自選，通常包括豆芽、韭菜、大葱、粉絲等等。

「打春牛」，又稱「鞭春牛」，是立春重要的民俗活動。從周朝開始興起的「鞭春牛」風俗流傳甚廣。鞭牛是爲了「提醒」耕牛和農人，春天來了，該開始幹活了，不能再偷懶了。當然，農人捨不得鞭打眞牛，就用泥或紙做個假牛，用柳條鞭打。清朝乾隆年間把立春鞭土牛列爲國家慶典。山西民間流行着春字歌：「春日春風動，春江春水流。春人飲春酒，春官鞭春牛。」講的就是打春牛的盛況。近年來，「鞭打春牛」民俗活動重現神州，立春之日，人們用柳條製作的鞭子鞭打道具牛，期盼新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各地的立春習俗豐富多彩。在魯西北流行一種用鵝毛或者雞毛「試春」的活動：把一根竹筒埋進地裡，在露出地面的筒口上放一根鵝毛或者雞毛，立春時刻一到，鵝毛或者雞毛就會飛起來，說明地氣萌動，春已來臨，當地俗話叫做「春來鵝毛起」。

北方一些地區，有立春縫「春雞」的習俗。春雞縫製的時間一般是在立春前和立春的當天。立春前縫製的謂之「迎春雞」，立春當天縫製的謂之「打春雞」。「迎春雞」縫一隻，「打春雞」縫兩隻。縫好後分別縫在孩子襖袖和帽子上。這樣一直戴到正月十六，在孩子的母親回娘家的路上扔到河裡讓水漂走，寓意長命百歲。

「人生四大喜」新解

段懷清

如是我見

「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曾經被認爲是人生四大喜事。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上述四大喜事，似乎早已不是什麼人生的大喜事了。

先說「金榜提名時」。現在早已不是科考時代，「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古代讀書人生活方式，不僅早隨着科舉體制的廢止而遠離了讀書人的現實生活，而且，對於今天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們來說，畢業之後還面臨着找工作的重重壓力，哪裡還有所謂的「大喜」？即便是找到了工作，還要忙着掙錢還讀書時期的貸款。即便不用還貸款，也還得忙着掙錢買房買車……昔日的天之驕子，如今不少很快淪爲房奴、卡奴。「金榜題名時」的狂歡，早已被現實生活擠壓得煙消雲散了。

說到「洞房花燭夜」，其實，今天的年輕人哪裡還有所謂「洞房花燭夜」的神秘與好奇！「一夜情」、「試婚」、「未婚同居」等等，所有這些早就從根本上顚覆了傳統愛情婚姻觀念價值，與這種觀念價值共存的「洞房花燭」等習俗，在今天的「試婚一族」的眼裡，自然也就顯得老套落伍了。

至於「久旱逢甘露」，那是指農耕文明時代或者以靠天生活時代人與天之間的一種關係的表現形態，是一副只能被動等待的可憐相。對於今天生活在都市裡的人來說，所謂「甘露」，早已不再指天上降落的及時雨，而是指那種未經污染的純淨水。

就連剩下的「他鄉遇故知」，對於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當代人來說，所謂「故知」，恐怕還不如「新識」——因爲這還有可能帶來新機會。而「故知」，在越來越功利的當代生活中，不過是一種隨時可以拋棄的個人負資產。

最近倒是風聞有所謂人生新四大喜，其中有一喜，爲「睡覺睡到自然醒」。對於今天越來越多的生活在都市裡的上班族來說，刻板、快速而且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已經讓不少人感到勞累疲倦。其中最爲突出的，就是休息睡眠的不足。如果能夠在周末美美睡上一覺，已經很是奢侈了。倘若能夠「睡覺睡到自然醒」，那簡直就是夢寐以求的了。

與「金榜題名時」所預示着的未來相比，今天的人顯然更爲現實和實際，已經懶得去等待那「金榜題名」之後多少還有些不怎麼確定的未來了，在他們看來，「數錢數到手抽筋」，顯然比「金榜題名時」來得更直接更實際，一點含蓄掩飾也沒有，就是赤裸裸的快活滿足。

亦有類似一些民謠，表達當下人對生活喜悅或者人生期待的新訴求，譬如有說「兜裡裝滿money，心情總是happy，每天都是sunny，變得更加beauty，快樂得像個baby」；亦有說「吸煙傷肺，喝酒傷胃，桑拿太貴，到歌廳高消費，打麻將賭博干擾社會，買點彩票經濟又實惠」。還有說，「人生吧，零歲出場，十歲快樂成長，二十歲爲情彷徨，三十基本定向，四十拚命打闖，五十回頭望望，六十告老還鄉，七十搓搓麻將，八十曬曬太陽，九十躺在床上，一百掛在牆上……所以，該吃就吃，該喝就喝，遇事別往心裡擱，洗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

這些新民謠，或者表達的是對財富人生的期待，或者表達的是對一種健康自然生活的嚮往，總體上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人生四大喜」有着本質上的分別：傳統四大喜高度濃縮概括了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與上天、自然、親友、事業、婚姻等關係中的自我實現與滿足，是典型的在「關係」中的自我實現、自我滿足和自我愉悅。

而當下那些新民謠，更多反映的是生活在當代都市世界中的中國人的「不自由」、「不自主」，以及他們對無法把握的生活現實與未來人生的一種帶有一點戲謔的「自我幽默」。

只是這樣的「自我幽默」，一回到生活的現實，就跟落了包裝紙的雪糕見了太陽一樣，也是要消化掉的。

迎春

薛培源

鞭炮聲聲

張金剛

文化什錦

如果聽不到鞭炮聲，就算不得過年。雖然已過了喜歡鞭炮的年齡，但每年還是要燃放鞭炮，給家裡憑添些響亮、增加些色彩，爲濃濃的年再加上鞭炮這道有聲有色的絕好調料。但比起那個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相對貧乏的童年時代，放鞭炮的樂子還眞是遜色了許多。

一過臘月十五，年集開了，男孩子們就開始整日纏着父母要鞭炮了。父母最懂孩子的心思，不管家裡的年貨缺什麼，孩子的鞭炮是萬萬缺不了的。渴望鞭炮的孩子這幾天也是最乖，每天不再瘋跑，不再搗蛋，只管用自己的甜嘴和快腿，哄得勞累一年的父母高高興興地買回幾掛火紅火紅的鞭炮，放個痛快、樂個痛快。

鞭炮拿到手，乖張的脾性全然暴露，家務活也不幫忙了，甜言蜜語也沒有了，每天總要把鞭炮挨個數上好幾遍，然後或壓到箱底，或放至房樑，珍藏在自己認爲最隱蔽的地方，生怕兄弟們搶了去。如果遇上下雪天，還會把鞭炮鋪展在被褥下面，讓暖烘烘的火炕烤着，不致因天潮而影響鞭炮的聲響。現在想來，還眞是害怕，睡在乾熱的鞭炮上，不等於睡在「炸彈」上嘛！還好，一切安然。

終於忍不住了，心裡的堅守根本無法抵制鞭炮的誘惑。一百響、五百響、一千響的鞭炮，被一個個拆散，裝了滿滿一口袋，然後出門炫耀去了。誰裝的炮多，誰的鞭炮個大，那肯定就會成爲追捧的焦點，紛紛圍攏上來觀瞧，倍兒有面子！偷來大人的火柴和煙卷，點上一支，像模像樣的叼在嘴裡，一個接一個地摸出鞭炮，點着、扔出去，「叭」的一聲炸在空中，清脆的聲響在山間迴盪，心裡的快樂也隨着迴響次第盪漾。

有時還突發奇想，將鞭炮扣在搪瓷碗下，「崩」的一聲，小碗騰空而起，噹啷落地，人也隨着歡跳；繼而將一串鞭炮捻在一起扣在碗下，「崩、崩、崩」響過，小碗騰過了房頂，人也跳得更高。有時將鞭炮點燃後，扔入水中，炸得個水花四濺，波浪滔天；這種玩法還眞有技術含量，如果火候掌握不好，要麼會熄滅在水中，要麼會炸響在空中，要麼會悶響在水底，但經不過幾次摸索，誰也能玩得很溜。有時還會將點燃的鞭炮扔到雞窩、豬圈裡，炸它個雞飛豬叫；要是這麼玩，可得避人，跑得要快，要不然應聲出來的大人們，定會將這群搗亂小子罵得狗血噴頭，那就不好玩了。

幾天下來，幾口袋鞭炮就這樣一個一個地放到所剩無幾了。看着僅有的一掛小鞭，才想起新年還未來到。忍吧！看着別人還有鞭炮在燃放，自己卻口袋空空，只能圍觀聽響，心裡難免酸酸的。沒有辦法，誰讓自己鞭炮少呢，誰讓自己貪心放得快呢，爲了能將鞭炮放到最後，只能如此了。

大年初一，熬夜過後，仍起得很早。並不是有多勤快，目的就是想聽聽誰家最早放鞭炮，然後第一時間衝到他家，和蜂擁而至的夥伴爭搶揀拾燃放過後的「瞎炮」。一早上幾家跑下來，還眞能撿上半口袋鞭炮。有捻的，故技重施，炸出痛快；沒捻的，從中折斷，點燃火藥，噴出一束火焰，還別有一番樂趣。這樣每天揀下來，再零散摻上自己珍藏的最後的鞭炮，這新年的鞭炮聲還是可以持續到正月十五的年尾，只是不再如先前那樣稠密了。

一天，和同事聊起了過年，說到了生活的變化，說到了過年的沒意思，但話題一落在燃放鞭炮的童年時光上，興致就高了，那種樂趣竟是驚人的相同，看來這鞭炮聲還眞是響到每個人的心底裡了。

隨着日子漸好，人們對過年的種種期待日漸淡薄。但不管怎樣，鞭炮是要放的，並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更改絲毫，那極具穿透力的聲響和隨聲綻放的焰火，直攪得過生活的人們心花燦爛，爲來年的好日子送上眞心的祈禱。

吃螺餘趣

朱國良

飲食男女

少年好學如旭日東升，中年再學如日頭過午。一段時間，又去學健身又去學駕駛的妻子忙煞了。於是有時的提籃小買，便責無旁貸地落到了我的頭上。我是天生的「爲父不管家中事」的坯子，所謂買菜，也是不問價格、不辨好壞，亂買一氣的。大約是「近山知鳥音」的緣故，近來我發現一個信息：小菜場裡在賣的螺螄，往往成了「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俏貨了。特別是農民自己摸來賣的螺螄尤其受歡迎，只要「青殼紅顏螺螄」糯乎乎一叫，便有回頭客走攏來。如果賣者價格上肯用「阿Q精神」將就一下：反正賺的是辛苦銅鈿。那肯定不需一個時辰，便可篤悠悠、喜孜孜挑着空擔子回家了。我們家過去自命有點「衛生」，以往不太買這螺螄進門。那一日下班遲了，匆匆趕去菜場。見一位老農正挑着兩盆螺螄過來。看幾個家庭主婦一個個稱着回家，「人家吃得，我們也吃得」，顧不得介多了！我也去稱了二斤回家。大約現在人吃魚吃肉乏味地緊，這尋常物經鄰家大媽一調教，佐以生薑、大蒜、辣椒和料酒，燒好後其香撲鼻，其味可口，全家竟有吃了要討添頭之勢。從這次大快朵頤後，我們總要每隔一段時間去買斤把來調調口味，變變花樣。在遵循「少吃多味，猛吃乏味」的教條下，每回又總是風捲殘雲的。飯桌上你「絲」的吸一下，「噠」的投一聲，組成了一支生活溫馨悠揚的小調，這是吃其他東西少有的場景。而這螺螄看來是粗物，但竟是人見了不塌台。每一次鄰居家見我家買了螺螄，總打趣：「哦，今天吃螺螄啊！剁螺螄沽老酒，強盜來了不肯走。」後一句所說，竟與拚死吃河豚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我們「香螺酌美酒，枯蚌借佳餚」，總是吃得有滋有味的。因着這螺螄，我留心了此物出典還眞不少呢！明代狀元倫文敘作詩道：「炒螺奇香隔巷聞，羨煞神仙下凡塵。田園風味一小菜，遠勝珍饈滿席陳。」而螺螄也有胖瘦之分。「清明螺，抵隻鵝」之諺語佐證。對於此物之鮮美，就連過去的一些大戶人家也禁不了饞。「雪白的米飯象牙筷，剁尾巴螺螄滋味嶄」。這句民間口語，又似乎把富貴和清寒彆扭地組合在一起了，其實兩者之間的等式，不也說明了對美食的人心一同麼？！此外，陽春白雪的東西怕也總是源於下里巴人的。不然「江南才子」那個風流倜儻點秋香的唐伯虎，怎麼能作出這般形象的詩呢：「尖尖寶塔五六層，和尚出門慢步行，一把團扇半遮面，聽見人來就關門。」聽說這還是唐伯虎特地爲祝枝山患病的孩子開的一張藥方。

哦，螺螄還有藥用之功啊！果然，翻翻明代龔廷賢所編的《藥性歌括四百味》，其中便有：「螺性寒，利大小便，消食除熱，醒酒立見」的話。如今，每當我們燒了螺螄，說說這些風韻趣話，嘗嘗這般尋常美味，生活之美甜甜地洋溢心間。杭州人愛吃螺螄由來已久，《夢粱錄》中就記述南宋京城杭州的酒店菜譜中有各種燒法的螺螄菜了。舊時還有一則謎語：「拉開天窗，磨定老薑，一啖一個，透心滑腸」。迷底就是吃螺螄。

西南西北的南京後裔

季旭東

文化經緯

六百多年前，朱明王朝定都南京，使得這座古城第一次成了全國性的政治經濟中心（此前以此爲都的均是偏安於半壁江山的政權）。隨着明勢力向全國的擴展，南京人也隨之到了西南或西北的一些地方，在當地形成了南京裔的族群，並歷經六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傳承至今。

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屯堡一帶的居民有着自己獨特的文化習俗。那裡的女性差不多都穿着藍色的圓領長袍，袍子的開襟上縫綴着螞蟥扣且袍袖寬大。在袍外，屯堡女性還套有短碼裙，腰束一條染色捆帶——當地人稱之爲「獅頭腰帶」。屯堡婦女頭戴白色絹帕，腦後梳着高高的髮髻，其上還佩戴着幾個古色古香的簪子。屯堡婦女腳上所穿的是一種式樣非常古老的鞋——腳尖向上勾起，以雙層白布做成的高筒鞋幫上則有彩線繡花滾邊，這種鞋被稱爲鳳頭鞋。乍一看屯堡婦女，不少人都會把她們當作少數民族，而實際上她們卻是地道的漢族姐妹。明史專家指出，屯堡女性的服飾正是六百多年前南京地區婦女們的流行服飾，在史書中被稱爲「鳳陽漢裝」，而時至今日，屯堡婦女們仍爲她們這種傳統的服飾感到驕傲與自豪。此外，屯堡人無論男女老幼，均有早餐吃泡飯，端午吃鴨蛋等等一些源於南京地區的習俗，其中有些還仍然流行於當今的南京。屯堡人自己也認爲他們是南京人的後裔。二〇〇五年，一些屯堡女性還參加了「貴州屯堡尋根團」來南京尋根，受到了石城政府與百姓們的熱情接待，許多市民親切地稱她們爲「屯堡妹妹」。

雲南省彌勒縣的不少百姓都稱其祖先是數百年前從南京柳樹灣遷來的。這些百姓衣服上的花紋以及家中的灶台和所住房屋的樣式與南京郊區農村人家的十分相似。上世紀八十年代，當地縣政府曾致函南京有關部門，請求查找柳樹灣。南京方面起初並未找到柳樹灣這個地名，後經史學家幫助，在明故宮找到了一塊刻於明萬曆四十年十月的古碑，其上有這樣的文字「……惟洪武崗東，關首下北東城兵馬司門首下北標營、柳樹灣、關王廟、太醫院等處過西……」，這就證實了當年南京確有一個叫柳樹灣的地方，從而也間接證明了那些彌勒縣百姓們的說法。

大西北的青海甘肅一帶也有百姓自稱他們的祖先來自南京竹子巷，並且他們也保留着一些南京人的生活習慣，如吃鹽水鴨、小雪醃菜等。在這些人中，還有供奉朱元璋手下大將徐達、常遇春等人的風俗。

有關西南西北南京後裔的先祖們遷徙的原因，向來有兩種說法；一是「張燈辱后」說，二爲「移民戍邊」說。前一種說法是：當年，一名爲張燈的人在元宵節上「隱刺」馬皇后，惹得朱元璋大怒，遂將事發地一帶百姓悉數發配邊遠地區。這種說法至今還流傳在青海甘肅等地。

相比之下，移民戍邊說則更爲可信，因爲明初朱元璋平定中原後，便向西南西北發展，以求統一全國。爲了加強對邊遠地方的統治以鞏固邊疆。朱明政府在這些地方設立衛所，進行屯墾戍邊，並從南京地區派去了許多官兵、工匠連同他們的家眷在那裡留駐，後經數百年歲月的變遷，便形成了當地的南京人後裔。由這個原因形成的南京後裔在規模上是前種說法難以望其項背的，而且許多地方的地方志中也有相關的記載，如「屯堡人即明代軍人之裔嗣也」（安順縣志），「縣境漢皇之民多明初平黔將士之裔，來自江南……」（興仁縣志）等等，並且顧名思義，屯堡這個地名本身就是屯田築堡的意思，所有這些也都有力地支持了屯墾戍邊說，即現西南西北地區的南京後裔主要是明朝時朱明政府屯墾戍邊的產物。